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弄堂茄山河

年脚边头

文 / 胡宝谈

刚刚日出卯时。东厢房癞痢拉儿子心是热,也难怪个,四年里头一趟【dha】贵州转来探亲呀!乃花生炒好拉哉,炒瓜子哉。香味道泗【yin】进来仔,前客堂两个小鬼头也玩没心思晒嘛,面也勿措【ka】,头颈伸长仔两寸,东张【zang】西望。姆妈头浪三角围【yhu】巾扎好仔,身浪一件蓝布衣裳一副蓝布袖套,拿仔块干揩布,大橱老皮柜【jhu】咵樟木箱喏一只一只搵过来。爹爹戴顶压发帽,叨仔根香烟,着个件士林布罩衫像煞是姆妈个末,芦花扫帚【bhok】辣伊丫【o】又【co】头浪,平顶扫好仔,乃扫画镜线辣海。“喂,谢谢依香烟好勤【thiao】吃了哦。一头掸遗尘一头的【dik】粒笔落,屋里弄得清爽了啊!”爹爹申报抵敌【tou】开来,喔唷,原块头白巧克力啊?哎呀,哪能滑到伊桶里去拉了。“当心呀!”姆妈拖牢仔阿三头,捷转头请爹爹吃排头哉。“依哪能又拆洋烂污拉了!脱依讲仔玩其数哉,生石灰先摆,水后添。依看看,灑【she】辣领头浪,上去一眼眼就是眼乌珠!”“勿搵界个,我老教师了好哦?”“依歇,喊依做眼事体真牵丝哦!”“葛末依自家做好了哦!”“自家做只有好味。”“阿娘,小黄鱼买着了哦?”西厢房爷叔也拎仔一只空篮头转来哉。“犯关玩没买着啦。一上半日小菜场跑仔四只得嘛。”“阿娘依勤急,俾五个宝贝女婿是后日来末。我问清爽了,明朝有个。夜头关照侬阿大也脱依砖头摆一块辣海。”“喔唷,我真真意勿过,旧年仔也是……”喔唷,勿晓得侬伊个女小囡打只传呼电话来呀,喊伊半夜把一道买蹄膀去,乃伊跑得快。”“依福气好个噢。”“阿娘眯眯笑。“啥福气啦?”“后客堂嫂嫂也笑嘛。“只小鬼头还小嘛,刚刚上班玩没两年嘛。”“勿小嘛,像阿拉老早仔啊,俾阿大老早做爷嘛。”“蛮好呀,西厢房爷叔头搭搭。“一个夜头造造反反闲话好讲嘛,外加比荡马路做人家。”“我有眼心勿定呀。”后客堂嫂嫂眉头打仔结。“侬阿大毛头小伙子……”“喔唷,依笃定拨伊拉排去,介许多眼乌珠盯【shok】牢仔,对勿啦,侬是电灯泡呀。”“阿娘烧小菜了啊?”苏州好婆摇记摇记进来哉,手里掇【dak】仔只茶盘,里头三只小碗。炸【zo】慈菇片、炸龙虾片、炸春卷,前楼二房东讲这个是好婆三步头。“我剪仔几只花样,阿娘玻璃窗浪贴贴白相相噢。”“上海来仔多【da】年哉,哪能闲话原旧讲勿来啦,阿拉实能大年记发啥财啊?”“蛮好蛮好,好婆笑了交关暖心。”“乃日脚好过哉。日脚好过阿是赛过发财啦?想想伊个辰光侬小毛安徽插队,关照伊拉留辣农村过啥革命化春节,侬小毛孝我个呀,喔唷,爬火车爬转来脱我一遭过年……”新年到,做元宝。大块头冰蛋炸开来仔,推【kok】两只红壳鸡蛋进去,双筷“拍拍拍”甩【huak】蛋噠。蹠【dhen】蹠,老张相帮仔煤炉拎进来哉,歇歇功夫钢汤勺热哉。“正朝倒热了快个呀。”“我吹伊热个呀。”老张望准家主婆小耳朵浪吹一记。“十三点。”

沪语小词典

日出卯时——早上五时至七时。掸遗尘——过年前掸去房顶、四壁、檐下的灰尘。敲——振,抖擻,例如“拿被头敲敲清爽”;展开,例如“一张报纸敲开来”。小娃儿——男孩,来自宁波话。“娃儿”发音如“畏”,是“娃”的儿化词。搿——绞,拧,例如“螺丝搿紧了”;指布里个水搿搿干;折,例如“棒头搿我搿断脱”;曲,折,例如“我搿转仔手做生活”。



麟康/画

弄堂年味

文 / 杨保飞

■ 磨糯米粉 埃歇辰光,阿拉一个门档子里向有得七八家人家,家家人家过年包糯米汤团,侬要磨糯米粉。只有郑家姆妈屋里有得一只石磨。郑家阿三头拉拉腊月个月半月半横里,就拿石磨“请”仔出来,掸脱上头个积灰,用清水汰清爽。伊那气个认真,拿仔一张纸头,跑到每家屋里,拿各人家“预约登记”用石磨个日脚记下来,到仔拜日伊会得“嗯吼嗯吼”拿石磨送得去,服务老老周到个,拜个辰光隔壁邻舍个关系真个比亲眷还要好! ■ 做蛋饺 年夜饭个暖锅里放仔几只蛋饺,就好像放进去几只金元宝,黄澄澄,好看味道赞,玩没人勿欢喜个。辣拉凭票凭证个年代,买勿到

新鲜鸡蛋,配给个冰蛋做一眼蛋饺。做蛋饺是要有一眼辰光个,我忙是忙得来,不过我还是老开心个,因为每个走过个人侬会夸我:“喔唷,香是香得来,依做个蛋饺顶赞嘛!” ■ 大年夜大扫除 到仔大年夜夜里,各家人家差勿多年夜饭吃好了,里弄小组长方阿姨带头出来大扫除,大家听到仔声音,侬会得派一个人参加,有个拎仔铅桶、有个拿只面盆、有个拿仔拖畚、有个带块揩布、有个拿把鸡毛掸帚,掸灰、扫地、拖地板、揩楼梯个栏杆扶手,人人侬有得事体做。依绞好揩布、我马上搭依倒脱蹠蹠水调盆清爽水,末脚一溜地板要拖得干眼,个把钟头下来,上上下下收作得清清爽爽。

老里八早

老早到小菜场买菜,选是个桩大个事体。埃个辰光,菜玩没介许多,每家人家侬老把家【持家】个,勿做人家【节俭】勿来三。买小菜是个技术生活,老鬼点个“小钞票做多家生”,就是钞票花得要少,菜要买得质量好。阿拉选个菜场,从万春街小学到204弄个弄堂为止。地方勿大,走走不过是20到30多步路个事体,卖肉、卖鱼、卖豆制品摊位各一只,其他几只侬卖蔬菜个。菜少就吃香;买勿着,勿是退招势,而是玩没吃了。葛末侬要老清老早去菜场排队。为了买好菜,阿拉几个小鬼头,侬是讲好一道去,好有个道伴。夜里向,按好闹钟,闹钟一响,一记头跳起来,到弄堂里向喊张三

占位子

文 / 卢忠雁

搭仔李四一道去小菜场。乃末依排蔬菜队,我排鱼摊个队,还有个要排豆制品个队。一分工,侬只有一只篮头,好了,约定成章:弄个稻草绳子搭仔小砖头,放辣海篮头前头,占只位子,到买菜个辰光,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赶过来,赶过去。身浪向弄得汗滋滋,人搞得紧张来末,总算买好了几种小菜,吵相骂骂打相打吃侬有个,吃力哦。有一日仔,我买好了蔬菜,再到买豆制品个摊头去,稻草绳子搭仔小砖头侬拨人家踢脱了,人家勿承认选个位子存在,讲我是插队个。我感觉到伊是吃吃我,一时头浪我火气大了,拉牢伊吵起来,阿拉几个小鬼头,帮我一道吵相骂,弄得队伍乱脱了。几个阿姨爷叔侬过来拉个

蛮有“福相”个五福弄

文 / 周新民

沪读码头

上海滩浪向晓得五福弄个人,可能是老少老少个。能晓得五福弄名称个来历,可能更加少,即使像阿拉辣海五六十年前就辣辣附近个西姚家弄小学读书,也玩没注意到有拜条弄堂。最近我辣海看老里八早个上海老地图辰光,再晓得五福弄个历史蛮长远个。辣辣1932年出版个老城厢地图浪向,我特地用红粗线标辣海个,就是现在个学院路搭五福弄。地图浪向个“老学前街”,就是现在个学院路东头,当中是县东街,西头是县西街。想想也蛮有意思个事体,实际浪向五福弄就是老城厢老有历史老有名气个学院路当中个134弄,离四牌楼路就几步路,阿拉就是有眼勿识泰山。

有一趟阿拉故地寻踪,碰着一眼老城厢年纪老大大个老伯伯、老阿奶,总欢喜问一声“你老里八早就辣辣拜条搭?”向伊拉打听点老里八早拜条弄堂个来龙去脉。真是无巧勿成书,今年元旦,我辣老城厢碰着屋里住浪五福弄个夏老先生,年龄八十八岁。问伊五福弄历史来源,老土地个伊,讲起来老扎劲个:五福弄倒勿是五个啥个福,是五个老板一道出钞票造拜条弄堂个。五个老板个姓,伊记得倒蛮清爽个——张、李、王、陈、秦。原来迭能个,五福弄就是五个老板共同投资有福个弄堂,蛮好白相个。

1937年11月东洋人飞机辣辣南市撒炸弹了,拜位夏老先生,当时只有3岁多点,亲眼看到有只炸弹在五福弄东南角浪凌空而下,爆炸声响得来勿得了,五福弄前后周围拔拉伊炸得一天世界。当年11月15日个《申报》还登载了“南市焚烧浩劫”个报道,周围“亦遭焚燬”,只有五福弄命大有福相,幸存下来了。而出生于五福弄个拜位夏老先生,同样命大福气大,东洋人个炸弹玩没炸到伊,废墟中幸存后,到现在已经88岁了,身体邪气健康,老早个事体还记得老清爽个。伊还讲,老里八早伊拉屋里向穷得来落落,后来全凭1949年以后读补习班,让伊有了文化。伊还有一桩蛮自豪个事体呢,就是辣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个辰光,已经58岁,还到夜报帮大名鼎鼎个“林放”先生(即赵超构先生)整理了5年资料呢!勿是伊亲自讲出来,真个让人勿相信,辣辣介小弄堂里向个棚棚房子里,还有个蛮健谈个“林放”先生个老同事。

真是蛮有“福相”个五福弄,蛮有“福气”个夏老先生!



▲ 蛮有福气个夏老先生 ▼ 1932年出版的老城厢地图(局部)



落:“依选个小囡寿头刮气,买点鱼粘支疙瘩,我好心照顾依,依倒要买小个鱼。”实际浪向,周家伊拉爷娘侬是小工资人家,每日只有一眼眼铜钿买小菜,只好买??个小菜,是玩没办法个呀!有一趟,我定规要伊买大一点个带鱼,是我为伊付个铜钿!伊回转去讲,拨伊拉个娘骂脱一顿:介勿懂事体,买介大个鱼?过两天玩没钞票再买小菜了。伊只好编故事讲:“是卖鱼个阿姨搞错了,拨伊大个鱼当小个个价钿卖拨我个。”乃末总算逃过了一趟吃生活。实际浪向,周家选个女小囡,我是瞎欢喜伊个,看到伊吃生活,就心里懊闷痛得难过。老早头我是捏鼻头做梦——要想讨迭个周家小囡做家主婆个呀。现在想想,老好笑个!